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苦难与伟大

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

白春晓 著



*Sufferings and Greatness: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View of Thucydide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苦难与伟大

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

*Sufferings and Greatness: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View of Thucydides*

白春晓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白春晓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 - 7 - 301 - 26131 - 6

I . ①苦… II . ①白… III . ①修昔底德(前 460 ~ 前 400) — 史学思想—研究 IV . ①K09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5348 号

书 名	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
著作责任者	白春晓 著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131 - 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9 印张 80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 - 62756370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方古典学研究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 (复旦大学)

高峰枫 (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 (北京大学)

刘津瑜 (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 (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 (Fritz-Heiner Mutschler,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北京大学)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吴 飞 (北京大学)

吴天岳 (北京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薛 军 (北京大学)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 (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

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序 言

白春晓博士《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一书的出版，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并列而为古希腊两大史学经典，在西方史学中享有崇高地位。希罗多德是先行者，被西塞罗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但自古代起就因其记叙不那么严谨而备受争议。修昔底德则几乎受到一致的推崇。其并未完成的著作甫一发表，即确立了作为经典的地位。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多位历史学家续写他的著作。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从修昔底德搁笔的公元前 411 年写起，出生于希俄斯岛的特奥庞波斯(Theopompos，约公元前 380—前 315 年)的同名著作也是从这年写起，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历史学家克拉提波斯(Cratippu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1906 年在埃及纸草文献中发现的残损历史著作(学者们命名为 *Hellenica Oxyrhynchia*)可能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史家波利比阿以修昔底德为榜样。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史家萨鲁斯特被誉为“匹敌修昔

底德的萨鲁斯特”(Aemulus Thucydidis Sallustius)。^①希腊史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也把修昔底德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榜样。他说道：

我们希冀历史是真实的祭司。所有——或至少绝大部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向他致敬，承认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记录真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②

公元2世纪初出生于叙利亚的作家琉善认为，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学的法则，即“如实”($\omega\varsigma \ \epsilon \pi\rho\alpha\chi\theta\eta$)而书。^③近代以来，托马斯·霍布斯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于1629年出版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个直接译自希腊文的英文全译本。在作为译者前言的《致读者》中，霍布斯写道，历史学中的修昔底德可以和诗歌中的荷马、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演说术中的德谟斯蒂尼并列：

和他们相比，其著作毫不逊色；(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其历史写作的才能无与伦比。因为历史学主要和恰当的作用是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指导和使人们在现在能够审慎行事，并具有远见地看到未来。现存的其他(仅指人类撰写的)著述都不及他这部著作更为自然

① Velleius, *Historiae*, 2.36.2.

②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8.

③ Lucian, *How to Write History*, 41-42.

和完全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①

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指导下的西方科学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被奉为西方史学中的圭臬，是客观和科学史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马史家尼布尔评价说，“在我们看来，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修昔底德：由于他是所有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中最为尽善尽美者，所以他同时也是第一人。他是历史学家中的荷马。”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兰克也说，修昔底德“是历史书写的真正开创者，至今仍无人能超越”，没有史家“能够宣称比修昔底德更伟大”。^②在随后科学史学主导西方乃至东方历史学的一个多世纪里，修昔底德始终是历史学家的楷模。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位在西方史学传统中高山仰止的史学大师，我国学界迄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春晓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我即建议他选择修昔底德这个希腊研究中重大而艰深的主题作为主攻方向，并打比方说，如果选择一个偏僻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固然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地取得成果，但这就好比在战斗中攻下了一个小山头；而选择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主题，尽管研究难度很大，但就好比攻打一个主阵地，一旦攻下则将为今后的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础。春晓慨然从命，历经五载潜心研究而有成，完成

① Richard Schlatter (ed.), *Hobbes' Thucydid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

② Francisco Murari Pires, “Thucydidean Modernities: History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 (ed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p. 811-837. 引文见 pp. 811-812。

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又经数载修订而成本书，终于在希腊研究的这个主阵地上插上一面旗帜。

不过仅仅撰写一部修昔底德研究的专著尚不足以令人欣喜，真正令人欣喜的是这部著作从视角到内容都大大突破了迄今为止国内的所有研究，赶上了国际学术的步伐。传统的研究通常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纯粹当作一部史学著作、将其放在西方史学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国内相关研究基本局限于此），探讨的问题不外乎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记叙的可靠性、对后世的影响等，要么把他拿来和希罗多德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多半赞誉有加，认为他严谨求实，长于说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事件背后的本质。诚然，对修昔底德进行史学史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要，因为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身所从事职业进行反思的一种方式。但若是囿于这一路径，就不免局限了我们对这一经典的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发掘。传统研究的另一个取向是试图发掘修昔底德的现代意义，阐明其著作中所包含的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准则，而将修昔底德看成是强权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政治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更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看成理解和把握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把钥匙。因此 1947 年 2 月 22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中说道：

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尚未回顧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慮今天某些

基本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①

然而冷战时代业已过去，仍旧抱着修昔底德描绘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历史作为指引，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而且存在着将冷战思维恒久化，从而将人类引向毁灭性战争边缘的危险，因而这一视角的解读渐为学者们所不取。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启蒙理性的尖锐批判，促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他们发现，在修昔底德看似客观记叙的背后，实际上掩藏着作者强烈的个人倾向和好恶。客观性成了修昔底德赖以获得读者认可并建立其叙述权威性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而非作者宣称坚守的原则。新的认识拓宽了修昔底德研究的视野，学者们的研究逐渐聚焦于作为文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探讨它作为文本所具有的种种内在特征，有的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其叙事技法和策略，有的讨论它和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关联。由此修昔底德著作的文学性得到充分发掘。

在以文本为核心的探讨中，《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选择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为一个既站得住脚、又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是希腊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文本，书中对历史事件

^① 见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

的精到记叙与精辟分析后面处处映透出作者对于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思考，从而也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知识与思想面貌的一个重要反映。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记录过去，使人们不致忘却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叙与分析，总结和发现左右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和走向的根本性因素，阐明历史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从而为将来人们的活动提供指导。对此他说道：

或许没有传奇故事的成分会使我这部著作听起来显得较为缺少趣味。但如果有谁想要清楚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类的处境将来还会以类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而判定这部书有用，那对我就足够了。这部著作不是为了博取一时听闻的竞赛作品，而是垂诸永久的财富。（1.22.4）

在此修昔底德明确提到人性是左右历史事件的根本因素。这是一种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历史不是由神明或者超自然因素决定的，而是人类和人性所决定的。因此要把握历史，就要理解人性中恒常的因素。反过来，过去的历史事件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深究事件背后的人性因素而把握其规律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对后世可以起到垂训作用。详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事件的详细叙述来把握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通常的行为模式。在修昔底德看似冷峻的记叙背后，是对人性及人类社会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强烈兴趣和深切关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本书选择的主题

“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切中了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
核心。

还需要指出的是，春晓是在细致而系统阅读修昔底德文
本的古希腊文原文基础上从事这项研究的，在我国学者中大
概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尝试。在他从事这项研究的这些
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学者以纯粹的心灵对学术的孜孜
以求，是对历史、现实和人类的严肃思考。我在他身上看到
了新一代学者的希望，因此十分乐意为他即将出版的这本书
作序。

黄洋

2014年9月6日

引言

当今科学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信仰和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意识到，人类所处的星球其实极为渺小，而浩瀚的宇宙在时空上也并非无限，或许有开端，也会终结。随着人类对宇宙和自身了解的加深，历史是否带有一个理性或向善的终极目的（无论它以什么面貌出现），也越来越受到怀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世界历史并非一片幸福的土地，幸福只是历史上的空白一页。在世界历史当中能获得的是满足感，而非幸福。”^①换言之，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与个人幸福无缘，而是始终关注着人类的欲望与苦难。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修昔底德。而且，与黑格尔相比，修昔底德似乎更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原则——他在叙述人类欲望的“直接结果”之外并不规划出一个符合理性总体进展的“附加结果”。

冷战结束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了，东、西方民族看来都没

^①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Berlin, 1822/23 (*Vorlesungen*, Band 12),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6, p. 64. 中译文参考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页，有所改动。

2 苦难与伟大

有在历史进程中达到完全的“满足感”，而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并继续冠之以伟大之名。苦难也同样没有结束，随着技术的进步，还越发呈现出恐怖的力量。修昔底德如果生活在当代，想必不会对这些感到陌生。而我们应该重新了解一下他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思考。本书即尝试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与精神特征下探讨修昔底德的启发性意义。

在许多现代人看来，修昔底德记述的只是古希腊城邦之间一系列很微小的事件而已，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伟大”，也不能对当代世界的事务给予具体指导。随着冷战的结束，修昔底德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符号的意义也有所下降，但这反而给现代读者以重新审视其真正价值的机会。第一章试图从理解修昔底德对“最伟大战争”的定义入手，来探讨修昔底德的阅读价值其实在于使读者更好地体认人类处境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并从他所思考的苦难和伟大之间的关系中受教。

在修昔底德眼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众多的苦难，而在这些苦难之中造成最大损失的则是发生在雅典的大规模瘟疫。第二章着重分析修昔底德如何借鉴古希腊的医学与诗歌，而在“雅典瘟疫叙事”中充分描绘了令人痛苦与恐惧的疾病。修昔底德用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他写作的文本并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而是供私人阅读与传播的。

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中蕴藏着对人性和人类言行模式的思考。为了引导读者领会他的旨趣，他运用了高明的修辞技巧，最主要两类：一是采用尽可能紧凑而细致的方式

叙述他精心选取的历史事件中的行为，二是通过特定场合中的历史人物之口来阐述他想引起读者思考的内容。第三章分析修昔底德精心写作的“密提林反叛”“密提林辩论”“米洛斯对话”和“西西里远征前的辩论”等文本片段，从中可以发现他始终关注和探索着“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等人类处境中的基本问题。

第四章将视角投向“刺杀僭主者插叙”“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聚焦在修昔底德对雅典历史中不同“爱人”形象的描述和褒贬上。据修昔底德观察，对公民爱欲的训导是否得当关系到城邦的兴亡，所以，他揭示出不节制、无理性和趋于私利的爱欲之害，而在雅典战败后缅怀有“正直爱欲”的伯里克利时代。修昔底德对战争、民主政治和霸权主义的理解都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他相信，“承受苦难与追求伟大”这一主题在人类的历史处境中具有某种永恒性。

本书修改自笔者的博士论文，其中第一章“后冷战时代我们为何阅读修昔底德？”的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第二章“苦难与真相：‘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发表于《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三章“运气、希望、恐惧与爱欲：修昔底德历史叙事中的人性思考”发表于《古典学评论》2015年第1辑。第四章“雅典城邦的‘爱人’形象与修昔底德的政治观念”中有关“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内容，曾以《“投入获取最强者荣耀的这场竞技”——“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简介》为题发表于《文景》2012年第4期。上述各文收入本书时均作过改动和增补。